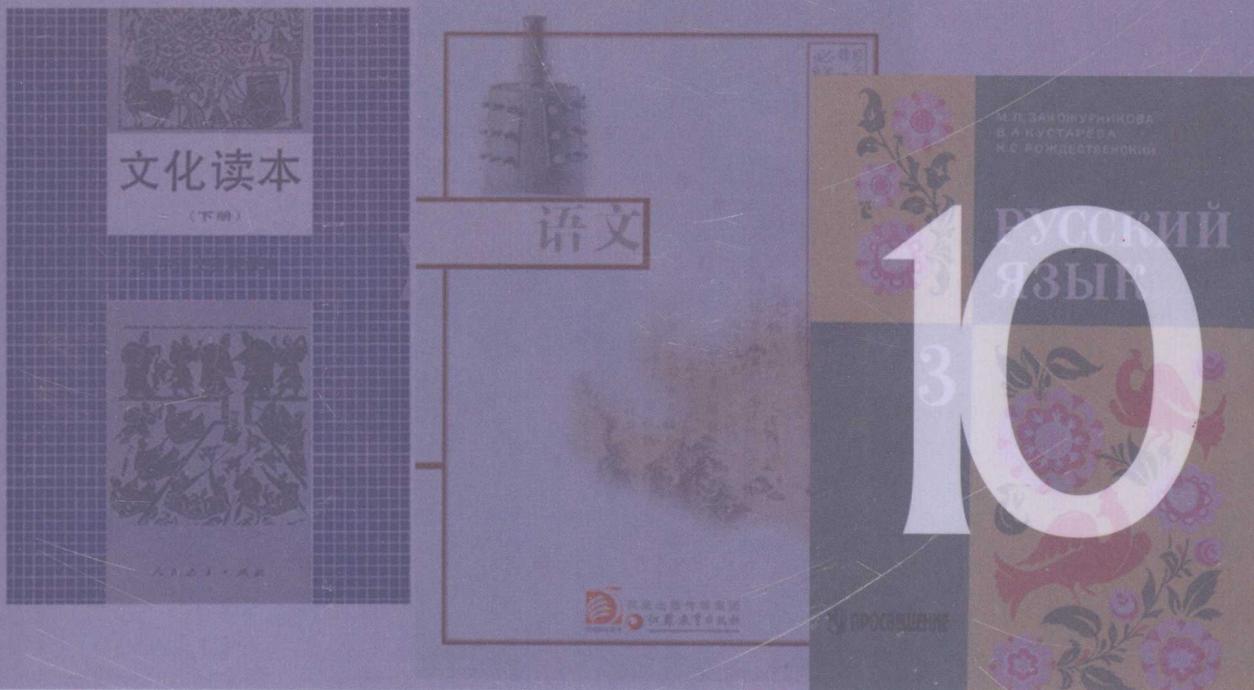


母语教材研究

A Study of First Language Textbooks

洪宗礼
柳士镇·主编
倪文锦



母语教材研究（10）

中外比较视野中的语文教材模式研究

主编
洪宗礼
柳士镇
倪文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语教材研究. 10/洪宗礼, 柳士镇, 倪文锦主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343 - 8301 - 4

I. 母… II. ①洪…②柳…③倪… III. 母语-教材-研究
IV. 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8161 号

书 名 母语教材研究(10)
主 编 洪宗礼 柳士镇 倪文锦
责任编辑 王建军
装帧设计 张金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常熟市虞山高新园阳光大道 28 号(邮编 215557)
电 话 0512-52391383 52361778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总印张 306
总字数 5 816 000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43 - 8301 - 4
定 价 700.00 元(共 10 卷)
盗版举报 025 - 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母语教材研究》集中了国内外160余位专家、学者的智慧，研究中国百年和世界40多个国家及地区当代的母语课程教材（含全球8大语系26个语种），是迄今参与人数最多、研究范围最广、成果最为卓著的多卷本母语教材研究专著。该书为国家教育科学规划“九五”、“十五”重点课题的终结性成果和国家“十一五”规划出版的重点图书。

回顾与总结 卷一 中国百年语文课程教材的演进

卷二 中国百年语文教材编制思想评析

卷三 中国百年语文教材评介

卷四 中国百年语文教科书课文选评

译评与借鉴 卷五 外国语文课程教材综合评介

卷六 外国语文课程标准译介

卷七 外国语文教材译介

卷八 外国学者评述本国语文教材

比较与创新 卷九 语文教材编制基本课题研究

卷十 中外比较视野中的语文教材模式研究

顾明远 这一课题研究填补了我国语文教材研究中的空白，不仅丰富了教育科学的研究宝库，也对我国当前课程改革起到借鉴、推动的作用。

朱慕菊 这项课题拓宽了母语教育研究的视野，它的发展与创新，体现了整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袁振国 这项研究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钟启泉 该课题研究既有广阔的国际教育的视野，又有本土改革实践的情怀，堪称21世纪初我国语文教育课程创新的奠基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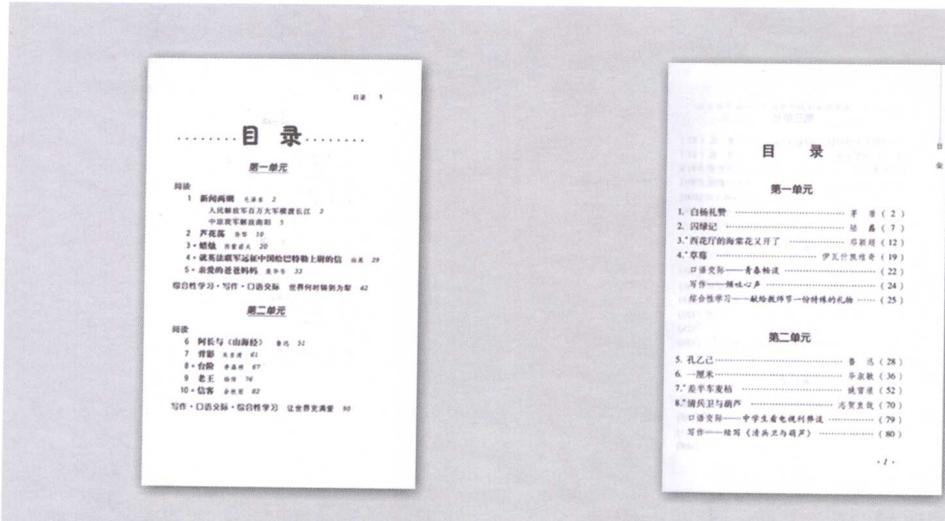
分编型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分编型教材（俄罗斯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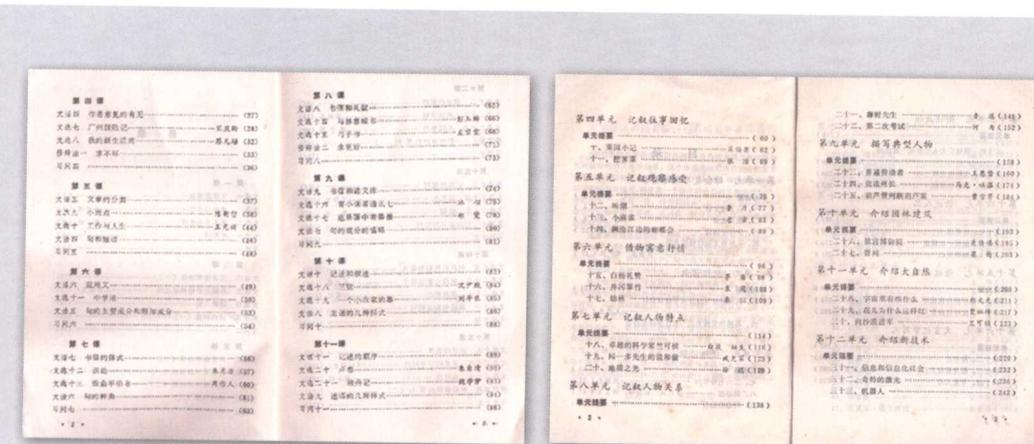


分编型教材（俄罗斯语言）



合编型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合编型教材(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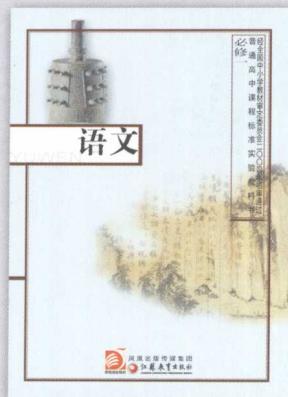


写作主线型教材(开明书店1935年初版、写作主线型教材(华东师大出版社1985年版)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重印)



合编型教材(法国法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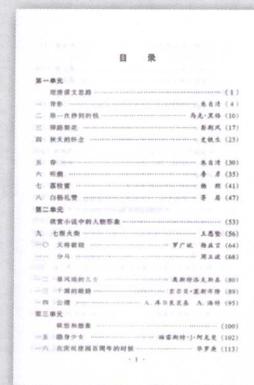
合编型教材(德国德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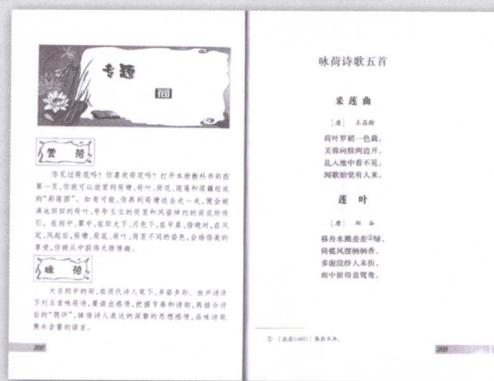
模块型教材（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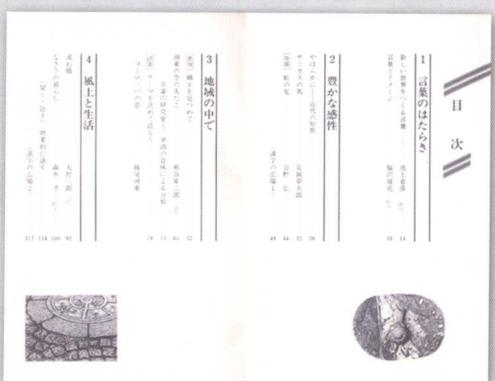
主题—情境型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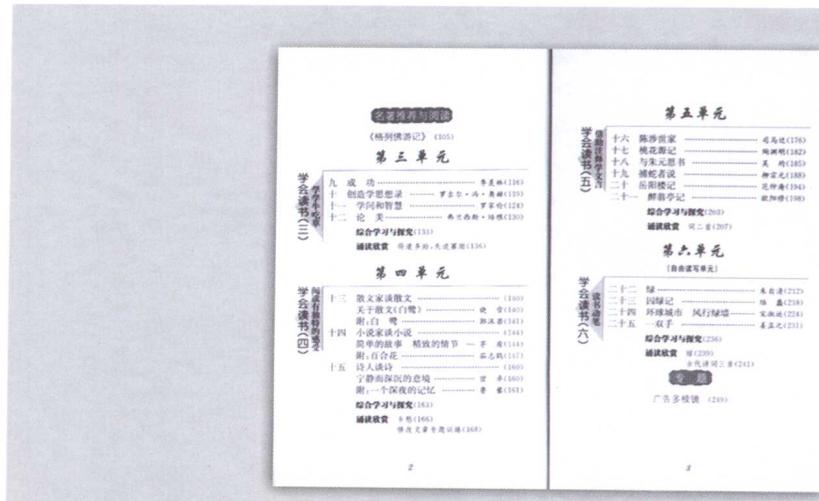
知识主线型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专题型教材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专题型教材
(日本国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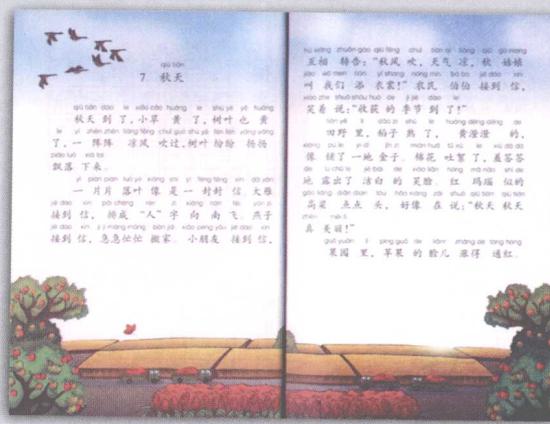


方法习惯引领型教材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多模式识字教材 (词串识字)
(江苏教育出版2001年版)

多模式识字教材 (分散识字)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多模式识字教材 (注音识字, 提前读写)
(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



编者与出版者



终审会议



编著者与出版者密切合作



复审



抓紧编辑

本卷导论

按《辞海》的解释,模式“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①在现代科学方法论中,建立模式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常被称为“模型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常被称为“模式研究方法”。模式研究方法是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是一种科学的操作方法和思维方式。模式往往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经概括、归纳、提炼、综合而得出的一种标准或范式,所以它是沟通实践与理论之间的桥梁。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模式将事物的重要因素、关系、状态、过程,突出地显露出来,便于人们进行观察、实验、调查、模拟,也便于进行理论分析,使人们获得对客观事物本质性的认识。模式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排开事物次要的、非本质的部分,抽出事物主要的、有特色的部分进行研究。从学科的角度来说,模式研究在横向 上可以勾勒出某个学科全面或者部分的面貌,为学科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在纵向 上,模式研究通过梳理学科的发展脉络,再现学科研究的历史沿革,指明学科发展的方向。所以,模式研究对学科发展意义重大。需要说明的是,本卷所研究的语文教材的具体模式,并非哲学或课程论意义上的模式,而是指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语文教材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并几近约定俗成的概念,即教材的类型或种类,它是一种对语文教材粗线条的划分。

本卷就是母语教材研究模式的成果结集,它呈现了中外母语教材多样的研制模式及所蕴含的丰富的理论内涵。收录在本卷中的这些文章,立足汉民族母语教育和教材编制传统,关注世界各国母语教育和教材建设的现状,梳理出不同模式各自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总结出不同类型教材的组织方式和编制体例。研究者们大多能从思维哲学、教育理论、课程理论和教材理论的高度探寻这些模式的依据,并普遍运用比较的方法,辩证地分析了这些模式的优点和存在的不足,指出它们各自的发展方向。总之,这些研究成果,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了语文教材编制模式在当代的实际状况,给转型期汉语文教材建设以有益的启发。

下面,我们把这些研究成果与我们的思考分为四个部分加以归纳和陈述。其要点,一是模式的提炼与分析,二是模式的探索与创新,三是小学识字

^① 见《辞海》第 1492 页,上海辞海出版社,2001 年版。

教学模式研究,四是关于语文教材模式两个理论问题的思考。

我国语文自独立设科至今,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门不可动摇的核心课程;语文教材编制也逐渐趋于科学,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总结了许多的规律,形成不同的编制模式。综观我国百年各时期的语文教材,横览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语文教材,其编制模式可谓异彩纷呈。按研究者的分类,这些模式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从分与合的关系看,有合编(综合)型和分编(分科)型教材;从教材组织看,有文选型、单元组织型、模块组织型教材;从单元的组织看,有文体型、专题型、主题型教材;从贯穿教材的线索看,有主线型和多线交织型教材,前者如阅读主线型、写作主线型、读写主线型、知识主线型、方法习惯养成主线型等教材,后者有听、说、读、写等多种线索交织型教材。识字教材作为小学语文教材的组成部分,其编制模式也是多元的,如随文识字,集中识字,注音识字、提前读写,词串识字等。这里择要述之。

• 合编(综合)型与分编(分科)型

合编(综合)型,就是把听说读写知等语文课程所有学习内容编成一套教材或一本教材甚至一个单元之中的编写类型。我国的语文教材,长期以来是以合编(综合)型教材为主导,从目前世界各国母语教材编制情况来看,合编(综合)型教材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本卷中合编(综合)型模式的研究者从该型教材的主要特征、演变历程、理论基础及其价值和局限等几个方面,对这种教材模式进行了全方位考察。文章认为,语言文学合于一册、文言白话共居一室、听说读写集于一体、语文知识融入读写和六大系统高度综合,是识别一套教材是否为合编(综合)型语文教材的五个重要标志;合编(综合)型语文教材的演变发展,大致经历了纯文选型、文选加评注、单元编制、综合编制和专题组元板块结构共五个阶段,合编(综合)型教材因此呈现出一个由原始到科学、由简单到复杂、由粗放到精细的过程;作者认为,合编(综合)型模式之所以能成为教材编撰者所广泛采用的教材编制模式,是因为它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其中包括传统哲学基础、课程论基础、心理学基础、教育学基础、方法论基础和语文学科论基础等;研究者还从理论到实践、从教材到教学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合编(综合)型模式的价值与不足,最后指出,汉语文教材在坚持以合编(综合)型为主导的前提下,不断吸收分编(分科)型模式的优点,使自己得以不断发展与更新,将是今后汉语文教材编制长期发展的方向。

当然,上述这样的合编(综合)型是显性。显性合编(综合)型教材的一个

重要属性是“惟一性”和“自足性”，即在母语课程框架里，它独立承担引导学生学习所有学习内容领域的使命，而不需要其他分编（分科）型教材的配套使用。除此之外，还有隐性合编（综合），即在分编（分科）型教材的框架里，每一种分编（分科）型教材又吸纳或考虑了自身所承载的核心内容之外的内容。其表现形式，一是在教材板块结构的设置上，以学习领域A为核心，但同时设置其他领域（B、C、D）；二是教材以领域A为核心线索，但在学习活动中兼顾其他领域（B、C、D）。除了在分编（分科）型教材的名义下，“明目张胆”地纳入其他学习内容外，更为“隐蔽”的隐性合编（综合）型是将其他相关领域内容的学习渗透在核心学习内容领域的学习活动中。美国七年级文学教材《文学》每篇选文后的练习中包含一至两个写作练习，每个单元结束后又有两个较大的写作任务。这些写作任务与文学写作联系紧密，写作任务更多地要求学生进行文学评论，思考作品人物、情节和主题，或模仿范文写对话、短剧、续集、后记，或模仿作品中某个人物的口吻进行写作，或用刚刚学过的文学表现和创作手法学习写作等等；或者再现作者的写作过程，让学习者可以以此为参照反思自己的写作过程。这些写作活动加在一起，其任务量不小。

在合编（综合）型语文教材长期发展过程，形成了以某一点为主线带动其他线索的编制模式，它们包括阅读主线型、写作主线型、知识主线型和方法习惯养成主线型四种模式。本卷几篇文章对这四种编制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研究者认为，这四种类型的教材，以培养学生的某一方面的能力为主要目的，强调某种能力训练在教材中的主体地位，采用主从式编排方式，听说读写融于一本，但主体各有侧重。教材组织方式，阅读主线型按阅读方式、阅读能力、阅读知识、文章体裁、内容主题、文学史顺序等方式编排；写作主线型按文章体裁、写作阶段、写作能力、写作知识、思维发展与表达训练结合等方式编排；知识主线型有以知识引领范文、知识配以示例、知识+范文+作文训练三种组织方式，方法习惯养成主线型有方法引导单元、方法统摄全册教材、方法列于课文（范文）之前三种组织方式。研究这些教材的组织方式，无疑对今后的语文教材编制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不止于此，研究者分别指出了这四种不同编制模式存在的问题，如这几种类型的教材都容易顾此失彼，重视某个方面，却相对地减弱了其他方面的语文训练，尤其是知识主线型教材容易显得枯燥乏味，引起不起学生学习的兴趣，而方法习惯养成主线型教材则容易过分强调方法或习惯而忽视读写听说的实际训练，以上存在的这些问题，正是对今后的语文教材编制提出的有益忠告。

与合编（综合）型相对应的是分编（分科）型，就是根据学习内容本身属性的差异和培养目标的差异，将母语学习的不同内容分别编写教材。分编（分科）型教材也有不同的分法。一是语言、文学分编，这是外国分编教材的主导方式，如英国在《英语》总称之下，分编《英语》和《英国文学》，俄国分编《俄语》

和《语言与文学》，奥地利语言教材有《德语课本》、《体验语言》，文学教材有《阅读》、《阅读·理解》，捷克有《捷克语言》（国家统一课本）、《捷克语课本》（九年制学校课本）、《文学教育课本》（九年制学校六年级课本），以色列分设《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学》。二是在区分语言、文学的基础上，兼顾阅读、写作等不同的学习活动，如芬兰《母语和文学课程》分别编成九册教材，其各自名称为《语言，文章和相互影响》、《文章结构和内涵》、《文学的方法和口译》、《语言的力量》、《文学表达方法》、《语言、文学和个性》，美国在《英语语言艺术》教材内，又分编《语言》、《文学》、《语言世界》、《文学世界》、《美国文学》、《英国文学》以及《写作和语法》、《写作和文学》、《文学入门》、《享受文学》等，日本高中的《国语》划分为：《国语表达Ⅰ》、《国语表达Ⅱ》、《国语综合》、《现代文学》、《古典》、《古典讲读》六种“课目”，并分别编了相应教本。三是超越以上两种思路，从培养目标角度分编教材。如葡萄牙教材，《词语游戏》（一年级课本），内容侧重词语学习和口语交流训练，以迅速提高学生的阅读和书写能力；《远景》（八年级阅读课本），编著者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能建立起对阅读的兴趣，同时也能引发写文章的兴趣，也希望学生们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培养良好的工作、学习习惯，养成一定的责任心和自主能力；《活跃的课堂》（11年级课本）则针对11年级学生心理特征，为他们应对社会职业的前景，生活中的要求和挑战，提供由母语——葡萄牙语赋予他们的方式和工具，用来组织他们的思想，培养他们自己的个性并帮助他们建立与世界的联系，使得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富有感情，积极参与，自主而又具有责任心。当然，分编（分科）教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划一的，因为课程设置的不同和内容安排的不同，同样是分编（分科）教材，它们之间的关系类型也是不同的。有的是泾渭分明，并列关系；有的是配合使用，相辅相成；有的是按不同的学段进行不同的分工，语言教材和文学教材不是平行贯穿于各个学段，而是交替出现于不同学段。研究者认为，就总体而言，西方大多表现为语言与文学的分科，我国则主要是文言与白话及阅读与写作的分科，而少有语言与文学的分科。对于这种不同，研究者从我国表意汉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点入手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较为可信的结论。由此可见，当今世界母语教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仅是由语言的多样性决定的，它们同样离不开编制模式，尤其是分编（分科）模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纵览合编（综合）教材与分编（分科）教材，换个角度看，分与合的关系实际上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综合”是“分科”的投射，或者说是隐性分编；而“分科”也是“综合”的缩影，或者说是隐性合编。对语文教材编制来说，分则线索分明，序列清楚；合则相互为用，相辅相成。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无论合编还是分编，它们都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即分什么、合什么，何时分、何时合，如何分、如何合。从表面上看，它只是一

个教材结构体例的问题，实际上却是课程形态问题，是语文教材编制的重点和难点。

• 文选型

我国语文教材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在维持传统的大格局下进行的。从教材的编撰策略看，这个传统可归结为“范文制度”，凝聚为文选型教科书。我国语文的文选教材，发端于南朝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文选》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我国古代语文教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的一些重要的编辑思想为后世的语文教材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从历史上看，文选型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种是单纯的范文汇编，一种是以汇编的范文为学习内容的中心而辅之以注疏和评点。后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得以不断地充实，成为语文教材的主导类型。选文、编排、注疏、评点和印制，是文选型语文教材编撰的基本工作，而选文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环节。“范文制度”下的文选型语文教材，选文原则是“取法乎上”，课文标准是“文质兼美”，以供学习者讽咏、研习、模仿。“取法乎上”，既包括人格方面，也包括文采方面，而这两方面，汇集于诗、文的写作。文选型语文教材的这些做法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语文教材的编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根据研究者的分析，文选型语文教材的组织方式，大致有四：一种是单纯提供范文，每篇课文皆是一个自足的学习单位；一种是按时间顺序来组织课文；一种是按文体来组织教材；一种是按作品的主题、题材和内容等进行组织。这些呈现方式，即使在今天的中外母语教材中也屡见不鲜。

然而，我国的文选型教材在“一纲一本”体制的长期束缚下，形成了特定的模式，并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正如前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所描述的：“语文教材，现在也有很多种，基本上都是由课文、语文知识、练习三部分组成，其共同的特点是以课文作为教材的主体，知识作为一个体系，按知识体系组织课文，少量的练习是用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理解知识的。”^①针对这种几乎已经定型化的语文教材编撰策略，他提出：“能否改变一下这种单一的模式？是否也可以考虑把语文教材的着眼点放在增强学生的语言表达上，大力加强语言实践活动，而课文知识则围绕为语言实践服务来编写呢？”^②伴随着义务教育的实施，我国的教材建设逐步由“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语文教材在文选型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探索，不断推出许多新的教材模式，如知识型、能力型、方法习惯型、模块型等等。

课程发展总是与时代发展同步，任何教材模式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① 柳斌《义务教育教材建设问题》，载《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资料汇编》第 79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 同上。

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会被淘汰。文选型教材如果只是沿着它初始的单一思路走下去,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难以发展。这正如《文选型语文教材》一文作者所指出的:“文选型尽管有其不足,但它又是生生不已的,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的。”这强大生命力的来源,就在于是否拥有一种自我否定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语文教材建设要突破原有的理念和单一的思路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当然,突破传统并不一定是传统本身不好,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和有效的实践验证。我们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更多地吸收当代课程论、教材论和心理学的成果,进行合理的分析、综合,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教材建设新的生长点。

二

任何新模式的出现都是开拓创新的结果,而开拓创新意味着对象的发现与确认、领域的开辟与拓展、方法的更新与借鉴、观点的突破与完善、理论的探索与创新。我国进入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语文教材模式的探索与创新已经取得了明显的突破,突出地表现在专题式、主题—情境式、模块式等语文教材模式的出现。

• 专题式

以专题形式来组织学生学习母语课程内容是当今中外母语课程教材编制的一个共同趋势。这种形式,在欧美往往被冠以“专题或设计学习”、“多元文化联系”、“跨学科学习”等名称;在日本被称为“综合学习时间”;在我国语文新课程中则与“综合性学习”直接相关。与此相适应,我国新课程语文实验教材也设置了“专题”、“语文实践活动”、“综合性学习”等新栏目。

与传统语文教材相比,专题式语文教材以其崭新的课程理念、活泼的教学内容和新颖的活动方式受到师生的青睐。例如,1991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英语教程》,在三册教科书中设置了20个专题。有民间传说《寻宝竞赛》、海洋探险《海底怪物》、生存演习《在岛上》、社区生活《街区》、文化生活《广播节目》等。德国2000年出版的高中教材《德语·思索》中的“专题活动”项目有“现场写作”、“分析研究电影访谈”、“举行专题晚会”、“撰写电影剧本并自导自拍电影”等。又如2002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在七至九年级的六册中设置了36个“综合性学习”项目。再如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在七至九年级的六册书中设计了十个专题,如“狼”、“荷”、“长城”等,深受欢迎。